南漢書

南漢書卷十六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列傳第十

宦官傳二

潘郭龔李薛余樂列傳

潘崇徹咸寧人事高祖爲內侍省局丞讀兵書頗有鈐畧乾和中率兵攻郴州時南唐將邊鎬據湖南援兵至義章與崇徹遇崇徹令裨將康

崇保分兩翼掩敵大破其衆遂定郴管逾年潭州王逵起衆五萬圖復郴州崇徽領所部赴之遇於壕石逵軍遠至疲乏不能陣崇徽登壕望見笑曰軍懈若此可一鼓擒也乃揮兵縱擊斬首萬餘級伏尸至八十里逵敗走中宗嘗命招討使吳懷恩伐桂州平之大寶中懷恩部下亂爲所害命崇徽代統其衆加西北面招討使歲餘後主頗中於飛語遣薛崇譽監其軍覘之且

戒崇譽曰崇徹果有異志可卽軍中斬其首以
號衆崇譽至崇徹戒兵自衛始出見崇譽懼不
敢發還白後主曰崇徹在軍旦夕領伶人百餘
衣錦繡吹笛爲竟夜飲不恤軍政後主大怒將
逮治之會崇徹以單騎來歸束身請罪後主但
奪其兵柄釋不問自是居常抑鬱不得志旣而
宋將潘美等來攻師次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
是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可統軍者又翦

滅殆盡諸將率驕懦不可恃後主詔廷議咸請起用崇徹崇徹辭以目疾後主怒即遣伍彥柔領衆禦宋已而彥柔遇伏死賀州遂失後主始惶迫加崇徹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戍賀江宋師攻昭州急警報疊至崇徹但擁兵自保不肯出援聞英雄二州相繼陷知國不復能守率所部衆詣宋軍降入宋太祖聞其不爲後主用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尋卒

郭崇岳番禺人宮嫗梁鸞眞養子幼爲閹豎頗

慧黠善伺人意乾和中爲內侍監後主嗣位遷

內侍中太微宮使大寶十三年宋將潘美以兵

來攻韶州都統李承渥領數萬衆出韶陽爲所

敗後主震駭顧諸將莫可使者計無所出晝夜

不復寧居鸞眞知之密薦其子有將畧可用卽

授招討使使與大將植廷曉各統所領兵守馬

逕去興王府裁百餘里宋師進至瀧頭越日過

馬逕與崇岳寨相距十里前軍摩壘挑戰崇岳本乏之謀勇其統卒又半屬韶英敗傷亡虜之餘畏敵鋒銳各瑟縮無鬬志廷曉屢請於崇岳欲引本部拒戰崇岳不可但日禱祀鬼神求郤敵誡將士自固壁壘未幾宋師進益急後主無計乃遣正王保興率百官將詣宋營求降道過崇岳寨崇岳堅阻之不使達保興因盡起國內兵來助戰崇岳仍主守議廷曉力爭始强出語詳

廷曉傳於是廷曉領前鋒據水列陣崇岳退後美等師濟廷曉力戰死崇岳望寨奔還美謂其轉運使王明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以攻必致擾亂因其亂而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持二炬間道造我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先是南風甚勁美軍至風勢卒轉烟埃坌起軍中惶遽不知所爲崇岳爲亂兵所殺

龔澄樞咸寧人少頗廉謹不妄交遊初事高祖

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乾和中甘泉宮使林延遇病且死薦以自代卽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已改龍德宮使兼德陵使玉清宮使後主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封武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時後主喜親宦官澄樞貌爲廉信小心將事倚任最篤兼萬華宮使授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進內太師澄樞與陳延壽等專恣內外引

女巫樊胡子入宮使以妖言惑後主語詳延壽傳繼與許彥眞爭權不相下以計誣殺彥眞自是軍國重務一一歸掌握思峻刑以服衆因置酷法之具少有過犯輒榜掠無完膚民益苦之而莫可更訴時宦官雖掌兵柄然城壁壕隍但飾爲樓池宮室兵器甲械皆腐敗不治大寶十三年宋將潘美師至白霞後主遣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戍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爲必

大賞賚皆歡躍引領待已而澄樞出空詔撫諭
衆皆解體美等遂得連勝旣逼興王府城澄樞
謀於崇譽等曰北軍之來不過利我國珍寶耳
今盡焚之使得空城無以守必不能久駐當自
還也乃縱火焚宮殿府庫一夕皆盡及後主出
降澄樞被執同䴥龍德宮旣而送歸汴京斬於
千秋門外初高祖改名龔有術者謂他日恐有
此姓敗國至是果如所言

李托封川人少稱謹愿好習騎射初事高祖為
內府局令中宗嗣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
衞押番兼秀華宮使大寶初改玩華宮使內侍
監兼甘泉宮使後主廣選嬪御托所養二女皆
有色進之長封貴妃次封美人詔百官事無大
小皆稟托旨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
上柱國拜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
驃騎上將軍封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時後主好

事佛祈福庇建武節度推官阮紹莊夢韶州故
僧文偃以拂子招之云吾在塔多年汝可言於
李特進爲吾奏請開塔時托奉敕在韶州設諸
寺齋供紹莊醒以語托托卽上聞有詔開塔迎
骨骸入宮中逾月復令托將歸原所值後主乾
德節作佛事命托採烏金於興王府城法性寺
鑄千佛塔輪相莊嚴後主大悅由是倚任加隆
一時權勢赫奕尤在龔澄樞陳延壽諸人上宋

師既陷韶城統軍李承渥敗走刺史辛延偓遣人間道勸後主納欵托力持不可及被擒至宋京太祖遣責問托及澄樞等曰前大軍致討爾國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軍敗又縱火焚燒府庫首是謀者誰托懼不敢對諫議大夫王珪直前唾駡之乃伏罪語詳珪傳與澄樞崇譽同日棄市

薛崇譽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算術事中宗為內

門使兼大倉使時國用日蹙離宮巡歷遊幸費
歲耗不貲崇譽握算持籌較量出納頗盡心力
後主嗣位遷內中尉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
書點檢司事大寶中吳懷恩死以潘崇徹代之
後主以蜚語疑崇徹遣崇譽使其軍就中伺察
虛實崇譽還奏遂奪還崇徹兵權宋師圍賀州
守士官告急羽書馳報不絕邊境震動後主旣
遣龔澄樞撫慰賀州士卒復使崇譽往桂州晝

守備計逾年師臨興王府崇譽因澄樞言力主

焚棄倉廩語詳澄樞傳入汴後太祖宣暴其罪

命攝大理寺卿高繼申引於千秋門外斬之

余延業大寶中為內常侍體質么麽性拙率口

不擇言宋將丁德裕等以兵攻郴州城時延業

與同輩十餘人在圍城中城陷被獲部送汴京

太祖召入問曰爾在嶺南為何官對曰臣在國

為扈駕弓箭手官太祖命授之弓矢使射延業

極力控弦不能開太祖因笑問僞主政治何如延業備言後主作燒煮剝剔諸刑令罪人搏虎擊象賦歛煩重百姓入城者人輸一錢置媚川都令民入海取珠所居宮殿皆飾珍寶又歲時遊幸派豪民貲供宴犒太祖大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旣而果命師來伐嶺表平罷媚川都禁民不得採珠廢後主所制大量令民每石輸耗僅二升嶺民便之咸謂延業一言爲首功云藍

繼宗字承祖咸寧人幼以宦豎給事後主年十二隨後主入宋遷爲中黃門官至邕州觀察使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僖靖事具宋史

樂範少爲宦者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寶末宋潘美等破英雄二州進屯雙女山下後主聞報失措議欲爲浮海計選大舶十餘載其後宮妃嬪及内庫金寶遲未即發範知必亡密誘宿衛軍士千餘人竊舶船先逃入海自統衛兵爲帥

後主既歸宋逾歲範將圖復嶺南約後主故將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韶州賊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分據五管之地負嵎作亂範自海率舟師應之時美爲嶺南道轉運使與尹崇珂同知市舶向駐師廣州分兵進剿太祖復遣中使李神祐來督戰數月悉平其黨嶺表遂安

南漢書卷十六終

南漢書考異卷十六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潘崇徹傳

咸寧人

宋史傳九國志傳皆云南海人按南漢分南海爲咸寧常康二縣十國春秋作咸寧人不知何據今姑從之

懷恩部下亂爲所害

異

宋史吳懷恩爲部下所殺九國志懷恩傳

匯彥希運斤斬之十國春秋云懷恩召歸

宿衞命崇徹代其任誤

加西北面招討使

宋史作西北面都統今從九國志

遣薛崇譽監其軍覘之

宋史鍒頗疑崇敵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

之九國志見疑於鍒遣郭崇岳來覘薛崇

譽監其軍崇岳至崇徹知其意悉以所部
兵自衞以見崇岳不敢發據此似崇譽止
來監軍而來伺察還報者別爲崇岳也按
續通鑑開寶三年以宮媼梁鸞眞薦始用
崇岳爲招討使事在崇徹復用之後此時
何得有使覘崇徹事九國志誤今從宋史
會崇徹以單騎來歸束身請罪
宋史止云鋹怒奪其兵柄不云崇徹自歸

請罪按當時後主方信崇嶽言如當盛怒召歸必不止奪去兵柄當以其自歸請罪恕之也今從九國志

加崇徹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

九國志作乃加內大司馬步軍都統今從續通鑑宋史領兵五萬成賀江續通鑑九國志並作三萬今從之

英雄二州陷率衆詣宋軍降

九國志王師度馬遲崇徹請降歐史開寶
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張將潘崇徹先降
續通鑑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
徹來降按續通鑑克二州後進次瀧頭南
漢請和美等復進至柵口乃度馬遲歐史
續通鑑皆以崇徹請降在克英雄二州後
九國志在度馬遲後誤
宋授汝州別駕

按宋史𨱆傳初龔雖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廷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𨱆漸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但其上加內字今崇徹始爲內侍省局丞進內太師則爲宦官無疑矣或疑崇徹倘果內官則歸宋後不應復領外任然以宋史宦者傳考之宋初諸內侍多有從征伐爲防禦等使者中如

藍繼宗亦先事餫爲宦者歸朝累官會州刺史邕州觀察使則崇徹以内官授別駕固無足異也

郭崇岳傳

大寶十三年潘美等來攻韶州

諸書皆作十三年惟九國志崇岳傳作十二年誤

鸞貞知之卽薦其子有將畧可用

宋史鋹傳云師至白霞刺史陳守忠告急鋹乃遣李托往韶州郭崇岳往桂州晝守禦之策歐史亦云遣崇岳守桂州惟東都事畧洎薛崇譽往桂州不云崇岳也按續通鑑宫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使事在大寶十三年十二月是年九月宋師次白霞鋹已分遣人戍部桂賀等州時崇岳尚未爲將安有先守桂

州事今從事畧

龔澄樞傳

事高祖爲內供奉官遷內給事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龍德宫使兼德陵使玉清宫使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武冑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授萬華宫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進內太師

宋史澄樞傳無玉清宫使十國春秋無行

內侍監上柱國西鐵塔銘無特進及萬華
宮使驃騎大將軍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
容使內太師武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等銜陳守忠雲門山碑亦無諸將軍及內
太師銜塔欵作於大寶六年五月雲門山
碑作於大寶七年四月碑題銜與塔欵同
止多封爵食邑知爵邑之賜在六年五月
後七年四月前而授諸軍官銜及進太師

則在七年四月以後矣又通鑑宋史皆稱
澄樞兼內侍省院通志云省者寺署監者
其官南漢承唐梁之制內侍省有監有內
侍而未嘗稱其官爲內侍省宋史通鑑及
十國春秋稱澄樞爲內侍省似並誤監爲
省云云今按唐六典內侍省內侍四人從
四品上新唐書百官志內侍省監二人從
三品註云天寶十三年置內侍監則天寶

異

後始稱監不稱省矣然考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局是五代時稱省之證南漢乾亨寺鍾欵題守內侍省內府局令賜紫金魚袋梁延康是南漢稱省之証當時省監原可通稱澄樞恭以知承宣院兼內侍省監宋史偶省其文耳又按舊唐書職官志凡九品以上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

事則隨才錄用或從閑入劇或去高就卑

遷徙出入參差不定又武德令職事解散

官欠一階不至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

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

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

者皆解散官永徽已來欠一階者或爲兼

或帶散官或爲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者

亦爲兼頗相錯亂原註欠一階之兼古念反兩職事之兼古恬反

異

字同音異今宋史稱兼內侍省碑塔並題行內侍監盍前後兩官前以知承宣院兼內侍省監後以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宋史誤以兩官合爲一官也又阮志傳委任其政於澄樞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無加字繹其文又似作遷授之義解亦誤

李托傳

兼秀華宮使至食邑七百戶

歐史大寶五年鋹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内太師續通鑑建隆三年南漢主納李托二女拜托爲内太師二書皆云拜内太師在五年進女時而大寶七年雲門山碑題銜無之則碑未題全銜也大寶十年東鐵塔記題開國伯食邑七百戸雲門山碑於龔澄樞銜亦題封爵食邑而托獨無之知封邑在七年後也又南漢春

秋引塔銘作食邑十萬戶今拓本則明云七百戶按澄樞封男爵食邑三百戶托封伯食邑自應稍隆然斷無加至十萬戶者春秋榛寺僧寫本其誤易明

薛崇譽傳

命高繼申引於千秋門外斬之

明一統志崇譽曲江人宋太祖遣師克廣州崇譽義不降後被執死之據宋史鋹傳

鋹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爲郭崇岳
所遏李托傳辛延渥間道遣人勸鋹降托
堅阻其議續通鑑上遣呂餘慶劾問翻覆
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
崇譽上復遣使問澄樞等皆俛首不能對
上命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按當
時不欲降宋者止郭崇岳李托二人非崇
譽也崇譽被擒瑟縮畏罪獻俘駢斬與慷

慨就義迴殊明統志云然誤也

余延業傳

通鑑作韓延業今從東都事畧及宋史

南漢書考異卷十六終

南漢書卷十七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列傳第十一

廷枏曰世言南唐之亡因惑於浮屠氏以予讀陸氏書小長老自北至說後主多造塔象以耗其帑庾爲不祥語搖惑其衆復請造寺千餘間宋師既來卽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宋以浮橋繫塔渡明明爲間而信之奉之

故卒至於敗而不可救南漢不然如敏文偃以下不過演曹溪支流鼓其機鋒致人主欽崇使與其教而大其宗而已非有奸詐煽誘之足以亡人國家也倘後主卽其地獄天堂之說以堅其祈福禳禍之心因是而去暴刑減課税奉佛之虐百姓之利矣益後主之信之猶未篤也信之未篤然後招方士鍊藥以求長生夫已則求長生而盡置其赤子於死地天下有此神僊哉

作方外傳

方外傳

黃厲大有末官正州刺史是時高祖用刑嚴酷民犯者刀鋸備試制法既定下其式於諸州厲不忍用辭職歸入羅浮山卜地於水簾洞左築室居焉務雲華野人之名因亦自號黃野人嘗獨處山中逢一羽客至授以丹術依訣修鍊遂得道時服黃衣繫皂縧腰懸玉瓢出遇病者輒

以藥投之立愈後飛昇去人名其地曰書堂坑

莫公賀州富川人不知其名自號爽明道人幼好道七歲辭母入石巖中終年跏趺靜坐鮮與外間人接年二十自謂能空明寂滅一夕伺之忽失所在疑其冲舉去矣

甘佃象州人性靈異言人禍福無不奇中家素豐厚有以匱告者輒探囊中金予之皆滿所欲而去忽一日聚鄉里告曰吾久處塵世今已厭

之將行矣因與修身事親諸大端對衆縷述娓娓不倦言畢瞑目逝鄉人肖貌祠之號曰甘大將

暨濟物字子虛不詳何地人少講求黄老術隨朱法師遊吳越居餘杭縣之大滌山掫乖象樓三間積書千卷日事著述每講貫元學聞者輒嘆服吳越王召與語大悅接待有殊禮屢欲爲賜度弟子濟物辭曰山中獨居久頗樂閒靜不

願有徒嗣也旣而語人曰吾不久歸羅浮石樓矣一日去不知所之

石仲元字慶宗號桂華子後主時居桂州七星山有詩云石壓筍斜出岸懸花倒生楊蘞之守湘源甚賞之目爲玉方響將歿謂徒曰昨夢得句地連錦野東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吾有生之患榮謝當然因出詩三百餘篇屬代傳之

烏利道人不知何許人時稱之曰烏利遊方至

西樵山耽嘖玉巖之勝構屋棲焉辟穀食能用
禁咒於所居側闢園遍植茶株晚喜燒煉巖下
有丹井二泉水赤白各一丹成遂羽化山家人
即其地祀之甚著靈異
陳代仁連州人家下盧鄉之瀧口少貧有親年
皆老代仁日入山樵採歸就市鬻之得錢具酒
肉爲養遠近稱其孝一日出樵於養父嶺見二
道士對奕代仁立觀良久道士飲酣殊不顧局

終乃舉所食殘桃子之曰汝孝養通靈故以仙果餌汝又授以一盒封識甚固囑曰歸可啟視依法賣卜嘗不憂洗腆也代仁持至家窮日夜習之盡通其術設肆市上以卦決人休咎無不中嘗於山下叢篁中置小祠懸巨鐘山頂作仙翁塑古木上貫一鐵鐘相去十里許每日代仁至擊其一則兩鐘並鳴其地最幽僻遇旱潦人有所禱非齋戒不可入夜靜風恬輒聞鐘聲後

棲白鶴山不知其究竟

黃步松亡其所自隱居韋腦山喜談爐火而未得其要久之遇道流指授頓悟燒丹既成服之白日翀舉去人名所居曰遇仙洞側有丹井積水至深冬不涸竭取噴復滿飲者皆得上壽

陳金少隸鎮南節度麾下爲軍士從劉信圍虔州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塚棺甫啟見白鬚老叟如生人隨有白氣自墓衝出直上香甚烈棺

盂上有物如粉金掬取衣包之歸營衆迎問香
氣所從來金知有異旦輒汲水浸食至盡城平
入僧舍偶述其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生
時有教餌硫黃者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
開即解化之期今其時也金復邀僧往視老叟
已失惟衣尚存若蟬蛻自是無病後入南海爲
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輕健如故不知所終
番禺村女大寶時八本農家女隨其母餉田忽

雲雨晦冥及霽失女所在母哭遍求之不可得後月餘復晝晦雨止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腆女盛服至母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石室中親屬婚禮一如人世今暫使歸不可再矣其母問雷郎可見否曰不能留數宿一夕風雨甚復失之

譚氏二女不知其父少嗜黃老術大寶初相挈入誕山莫知所之值天大旱同里禱雨不得二

女忽偕至謂里翁曰能餉我即爲汝作雨翁未之信姑如言餉之二女辭去甫行雨果大沛如注翁追覓不復見跡至誕山下呼之山上作應聲上山不見又呼之則轉在山下尋聲得一巨石四周光潤無草木携所遺衣帶歸自後居人入山恒見二女並坐石上櫛髮山麓有泉湧出味甘冽病中暍者汲飲立愈因立廟焉

廣南僧不知其名烈宗偶出獵至僧所踞坐如

故前騎告之曰來者大王也盡起迎之僧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左右以告烈宗就問曰佛非汝師乎僧曰然烈宗曰見師爲何不起對曰卽起亦未足酬恩也

僧如敏福州人棲韶州靈樹山烈宗署爲知聖大師禮意隆重或問佛法至理若何如敏但展其手又問師年多少答曰今日生來朝死居靈樹四十餘年異跡頗著高祖初稱帝將事兵戎

詣如敏院使决進止未至如敏已先知之忽一日召其徒語曰吾已不久住世滅後必遇無上人為吾荼毘因留一緘使俟駕至進之逾年遂坐逝高祖適至驚問其徒曰師何時得疾對曰師無疾適遺一緘令呈陛下高祖啟函得一帖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高祖悟遂决意寢兵命火其尸得舍利無數賜號靈樹禪師詔塑其形於方丈祀之

僧文偃嘉興人姓張氏爲晉王冏東曹參軍翰之十三代孫生而聰慧總角卽慕出家投空王寺志澄座下爲童子受戒常州壇敎之經偈一覽未嘗遺忘居久之聞睦州道蹤爲黃蘗宗派關鑰高險乃辭志澄往謁抵道蹤舍數月偶他出歸扣門道蹤問爲誰文偃以名對道蹤開門問頻頻來作甚麼文偃曰學人已事不明道蹤曰秦時𨍏轢鑽因以手托出閉門文偃由是大

悟晒數年持行益堅道蹤語之曰吾不能為汝師矣盍去此遂入閩參雪峰時雪峰大會禪衆千餘方說法見文偃甚器重之一僧問雪峰如何是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雪峰曰蒼天僧不達私問文偃文偃曰三斤麻一疋布僧後還語雪峰雪峰曰我常疑箇布衲於是密有傳授未幾辭去遍謁諸山其後雪峰將死門人集問和尚佛法付誰雪峰曰遇松偃處住盍隱指文

偃也最後遊曹溪抵靈樹山謁如敏先是如敏
住靈樹二十年不立首坐忽令擊鐘召衆僧使
速延首座及出迓則文偃行脚適至一見如膠
漆乾亨二年高祖幸靈樹時如敏先逝召文偃
入對賜紫衣令於本州開堂說法道俗數千問
答嚮應州官何希範問曰弟子請益文偃曰目
前無異草自是問禪者日益衆文偃倦於延接
奏請移居許創寺雲門山賜名光泰禪院已而

詔使入朝高祖問如何是禪文偃對曰聖人有
問臣僧有對復問作麽生對曰請陛下鑒臣前
語高祖大悅授左右街大僧錄不謝侍臣代奏
言師修行巳知蹊徑不樂榮祿乃放歸山出內
帑銀絹香藥賜之加號匡眞大師中宗嗣位復
迎入內殿賜六銖衣一襲他物稱是既賜所居
日瑞雲院經月始還雲門嘗見衆集久文偃徐
曰汝若不會三十年莫道不見老僧時有三僧

一時出禮文偃曰三人一狀有問禪者曰正好辨有問道者曰透出一宗或問以祖意曰日裏看山有纔跨門者即以杖打之忽謂其徒曰來去是常吾當行矣適侍者捧湯至文偃舉湯椀付之曰第一是吾着便第二是汝着便語畢促令繕備遺表復自書札曰吾滅後弗可效俗教衣孝哭泣備喪車之禮致紊禪宗遂疊足而逝時乾和七年四月也塔全身於方丈大寶六年

有阮紹莊者爲建武節度推官夢見天色明朗
文偃在佛殿以拂子招己云吾閉塔久可寄語
秀華宮使李托奏請托以狀聞後主謂近臣曰
匡眞師道果圓滿坐化多年今託夢奏來必有
顯現乃降敕命韶州官吏開塔鬚髮復生手足
猶軟如生時迎入內宮許群僚士庶得入內庭
瞻禮逾一月部送還寺改寺曰大覺謚大慈雲
匡聖宏明禪師

僧竟欽姓王氏蜀之益州人初投峨嵋洞溪山黑水寺爲釋子年二十一具戒巡禮居數年聞高祖稱號崇重西教來遊嶺表時文偃領衆開雲門山叅學歲千人竟欽入謁與語盡得其指歸嘗爲雲門募修大藏函帙完具喜韶州雙峰山清勝創興福寺遷焉嘗置皆出己橐寺旁植松蔭數十里廣置田庄與靈樹之知聖光運之證誓靈鷲之景泰及雲門文偃並受高祖寵遇

中宗嘗召問禪機應對敏捷加元辨妙用無量清淨廣悟慧眞之號賜磨衲方袍其他僧服多雜以綿綺大寶中送文偃肉身入闕留內庭受供恩渥逾常旣而辭歸將死預作身塔畢工聚緇流夜話焚香合掌而逝

僧寶智名淸裔不知其所自中宗信奉佛法乃範銅爲羅漢像十八軀詣闕獻之有旨召對喜其器識高遠於碧玉院備浮屠氏威儀使升座

說法中宗自西向坐聽之旣而詔自選勝地奉
像焚修寶智因請得月華山開建寺院從之落
成賜名花界
僧寶性姓陳氏初名志庠封州人受記曹溪稱
雲門嫡嗣文偃將死召付以法寶性禪機圓朗
能脫然聲利頗爲後主所禮嘗召至闕賜於韶
州開山建剎名白雲因以爲號人稱曰白雲禪
師寶性之後有志文契本達眞妙光惠龍五世

皆傳燈具眼契本居溫門山號感悟大師大寶
中部署文偃肉身入都留居內庭厚被賞賜章
禪師有禪慧亦文偃弟子中宗嘗問如何是禪
良久不對中宗莫測其指因賜號曰禪想
僧性實名子祥亦文偃法嗣也實性奉勅開白
雲山延性實同住善繼雲門禪乘能不墜其宗
風初居慈光院中宗召入問祖意教意同異奏
對稱旨及遷白雲將示滅白衆曰此去即他方

相見言已趺坐而逝

僧聰公新州人姓譚氏少具佛性投南華寺爲沙彌持律嚴謹夜夢惠能謂曰吾今夜半當有難惟汝能救醒而惠能塔院被火寺僧移塔莫能舉聰趨入舁出山門外衆稱異已而欲航海往吳越叅普陀又夢惠能云我昔有難得汝護我今汝南行我來爲汝說偈逢東則住逢林則止早結菩提緣能救衆生苦聰覺寄記其語至

清遠東林寺止禱日於寺西採蘆葦造大筏積至數百維於江濱人莫測其意未幾賊入境邑人將避賊南岸無舟賴筏以濟賊退競攜金帛來謝求之不見最後於竹林得之已坐逝矣僧徒爲土像奉於寺

僧贊聖姓盧氏名道倫新州新興人童年出家遊雲門山師事洪智後返新州住延長山移住龍境山法相禪院無疾而逝邑人歛貲助其徒

塔埋之逾三年塔忽自裂光皎四射衆驚啟視皮肉作金色事聞後主贈洪直廣福贊聖大師

僧達岸名志清姓梁氏新州人幼聰慧九歲從師受孝經過目成誦歸語其母曰孝經何如佛經孝經不過顯親揚名佛經可超生死能令九世生天勝顯揚多矣遂懷出家志十二拜慧濤座下爲弟子披剃後發願叅方先向雲門受文偃戒尋至曹溪謁惠能像最後抵興王府住法

性寺後主偶遊幸見之召與語賜玉環銀鉢金

欄袈裟一日渡城西河阻風登南岸愛其地僻

奏請移居後主爲發帑藏建寶光寺使駐錫焉

於是大闡宗乘叅學至者舍不能容多就田間

結廬居死時靈光燭一室久之乃散

僧善會姓廖氏清遠人九歲隨父客遊潭州於

龍牙山出家旋往江陵聽經因叅華亭僧德誠

頗獲禪悟歸住峽山不知其終

長壽寺尼本宗室女不知其所生性好佛不樂
富貴屢求剃度爲尼因創梁寶莊嚴寺地更爲
長壽寺使居之

南漢書卷十七終

南漢書考異卷十七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黃勵傳

大有末官正州刺史

勵官正州刺史年月無考惠州府志石晉時南漢據百粵勵爲正州刺史按晉高祖天祐元年即南漢大有九年據惠志則勵官正州當在是年後也

自號黃野人

明一統志羅浮山王野人五代時惠州按即南漢正州刺史按博羅縣志云又有王野人者名覩惠州府志引李翔云王野人名體靜同州人兩野人皆王姓非黃也明統志云王野人惠州刺史誤又按谷音云葛洪弟子亦號黃野人則爲晉時人洪鬻丹於羅浮服之遂爲地行仙勵葢以己亦姓黃且

隱羅浮故相慕而同其號也又明統志魚
肉道人生於宋大觀中手足攣縮瘖不能
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口遂能言語動作
知隱事遇武當孫坦先生曰羅浮山王野
人五代時惠州刺史棄官學道宜往拜之
道人至羅浮緣藤上崖見野人踞坐拜而
拱立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之道人自
此能食生肉按此與洪邁夷堅志互有詳畧博羅志屬傳

云後又度蘇庠成仙語在吳興陶安世所撰蘇後湖遇黄眞人記厲至宋末猶存人多見之者按兩事皆在南漢後事今附記於此

莫公傳

賀州富川人

十國春秋作昭州富川人按方輿類纂富川縣隋初屬賀州大業初州廢改屬始安

郡唐武德初年仍屬賀州天寶初改爲富
水縣壽復故宋因之據此則南漢時富川
屬賀州春秋地理表旣以富川屬賀此又
云昭州富川自爲矛盾又春秋莫公甘佃
皆不著時代南漢春秋並作高祖時人今
以次黃勵後

陳代仁傳

家下盧鄉之瀧口

阮通志引廣東名勝記云陳代仁里人也不知所謂今從連州志又連志作唐人通志作南漢人傳在黃損後按連志黃損亦作後梁人知其所繫年代間未盡確今從

阮通志

黃步松傳

亡其所自

十國春秋或云乾和初中宗所遇道流卽

步松也按鍾允章雲華御室記云有一道

流衣短褐斂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

又云野人遊旋踵隱入石縫間罔知厥止

據此則當時野人已自隱其姓氏一去絕

踪其爲步松與否從何聞悉不知所據今

姑闕疑

陳金傳

金後爲清海軍小將

稽神錄云今爲淸海軍小將按晁公武讀書志載徐鉉自序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則始於後唐廢帝淸泰二年迄於周世宗顯德二年金入南海時無年月可考當在乙未以後也

番禺村女傳

大寶時人

稽神錄云庚申歲事按徐鉉自序是錄爲

乙未後乙卯前作庚申爲宋太祖建隆元年卽南漢大寶三年後乙卯巳五年矣當爲此二十年中庚子庚戌之訛也

譚氏二女

大寶初

南漢春秋大寶末譚氏二仙女飛子於誕山今從十國春秋

廣南僧傳

烈宗偶出獵至僧所

按隱遇僧時不知其年據十國春秋云左右報大王來通鑑隱封大彭郡王在開平元年今左右稱隱大王事當在是年後也

如敏傳

逾年遂逝

十國春秋高祖初立有事於師旅將詣院決臧否如敏已先知恬然坐逝及高祖至

鷲問何時得疾按雷嶽文偃塔銘云丁丑
知聖大師召學徒曰吾滅後必遇無上人
爲吾茶毘至戊寅高祖天皇大帝巡狩韶
石幸於靈樹知聖遷化陳守中雲門山碑
亦云戊寅歲知聖大師順寂恰遇高祖天
皇大帝駕幸韶陽是先一年丁丑與其徒
語知高祖必至明年戊寅死而高祖適來
也春秋未明晳今從碑補之

文偃傳

州官何希範問曰弟子請益

十國春秋後繼如敏開堂高祖親臨請益文偃曰目前無異路高祖大加欣賞據陳守中雲門山碑云高祖駕幸韶陽師是時奉詔對敭便命說法次年又賜於本州為軍民開堂師據知聖筵說雪峯法牧守何希範禮足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草

按碑作對何希範語與雷嶽撰塔銘同十
國春秋以爲對嚴語誤今從　　御選
偃禪師語錄又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
語錄作偃語又初叅睦州連三日扣門並
與塔銘異語錄有與江州陳尚書問答事
碑皆無之兩碑亦畧有同異今並從塔銘
遂叠足而逝時乾和七年四月也大寶六年有
阮紹莊者夢見文偃

陳守中雲門山碑云於屠維作噩之歲爾雅在己曰屠維在酉曰作噩四月十日其日子時瞑目怡顏疊足而化後一十七年我皇帝陛下中興佛法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八月推官阮紹莊忽於夢中見大師又碑載後主敕云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靡易金軀隻履遺蹤數萬里應迴葱嶺按雷獄文偃塔銘亦云己酉年死己酉爲晟乾和七年閏十七年

爲大寶九年丙寅而碑題大寶七年甲子
立則後文偃死止十五年與碑稱後十七
年夢見文偃語不合如云碑文偶誤不應
下敕亦誤殊不可解十國春秋亦云卒後
十七年示夢葢誤沿碑文而未及詳考也
又塔銘作法齡七紀二僧臘六旬六是文
偃死時七十二歲以六歲出家而碑乃云
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則爲二十歲始

出家矣塔銘立於大寶元年寺碑立於大寶七年相去裁六七年間而所聞各異如此亦不可解然塔銘云幼慕出塵寺碑亦云纔逾丱歲便慕出家據此似當依塔銘年歲爲當也今並闕疑

謚匡聖宏明禪師

十國春秋謚匡眞宏明按雷嶽文偃塔銘止稱故匡眞大師陳守中雲門山碑戊戌

高祖詔師入闕賜號匡眞大師又大寶六年下制曰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是先號匡眞迎骸骨後加謚匡聖也春秋誤

竟欽傳

二十一具戒巡禮居數年遂來遊嶺表

張天錫廣悟禪師塔銘幼投峨嵋爲釋二十一歲具戒巡禮晚見韶州雲門匡眞禪師醉得三昧按陳守中雲門山碑乾亨七

年文偃開雲門山今天錫塔銘云圖棲禪
之地西指雙峯又云師開山四十九年僧
臘六十有二世壽八十有二太平興國二
年五月坐逝由宋太平興國二年逆推四
十九年爲南漢大有二年文偃開山雲門
時竟欽年二十七其來叅文偃在二十七
歲後三十二歲前以僧臘六十二計之則
出家時巳二十一歲塔銘所云幼投峨嵋

晚見匡眞皆誤也

實性傳

南漢春秋云一載名子祥字性實按封川縣志白雲禪師名實性字志庠爲雲門嫡嗣僞劉嘗延之開山名白雲按此卽雲門山碑所云付法於白雲山實性大師志庠亦卽黄通志引余靖稱挽出聲利入杳靄湛如太虛者也又十國春秋子祥字性實

住慈光院晟召問祖意敘意者也事跡各

異似是兩人阮通志亦兩傳並收今從之

達岸傳

新州人

南漢春秋作韶州曲江人今從新興志

後主為發帑建寶光寺

郝通志大通寺五代劉晟時名寶光寺按

南海百詠南七寺詩有井蚪今南宮煥寶光

語寶光爲二十八寺之一張大寶間建郝

通志云晟時先名寶光似誤

長壽寺尼傳

因飢梁寶莊嚴寺地更爲長壽寺使居之

南漢春秋寶莊嚴寺高祖時改長壽有宗女於此爲尼建千佛塔內古井九下瘞佛牙按輿地紀勝淨慧寺端拱中郡人林修建古井九環列基外有巨鼎藏劍二鏡一

瘞佛牙於其下劉氏長壽寺也又黃通志
淨慧寺在府西北半里即舊寶莊嚴寺寺
有舍利塔梁大同三年創寺唐高宗時重
修宋端拱中改今名據此則建塔爲南漢
以前事建古井及瘞佛牙爲南漢以後事
均與建長壽時無涉春秋誤

南漢書考異卷十七終

南漢書卷十八

順德梁廷柟章冉撰

列傳第十二

廷柟曰鄭樵有言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毋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徒含寃九原予論撰南漢至叛逆傳取斯言而三復之反覆而通其意夫

陳道庠弑君之賊張遇賢寇盜之流夫人而知之矣若周渭李廷珙兩人之在宋循聲懋績皆卓卓爭光史乘然考其仕履實先委質於嶺南渭則中道奔逃不聞解職從容而去律以亡叛義有難辭至廷珙乃反面稱戈身爲鄉導必致故主之敗亡而後已豈未踐朝階之唐承裕駱崇璨比乎蓋於宋則爲歸命於南漢則爲叛臣著州乘者所以有奉化不如奉義之責也連州志延

珙嘗爲番禺簿張而不可與言有辭縣焉耳君子曰惜也里名奉化不如令義或曰潛崇徹擁衆不効命臨危而請降是亦叛臣也予應之曰南漢之官職半無人理能與語名教哉名教之設可以例君子而不可以強小人作叛逆傳

叛逆傳

周李陳張列傳

周渭字得臣連州人幼孤養於諸父乾和中招

討使吳懷恩乘桂州之勝速兵直下與楚軍相持居民爲我兵所虜渭在焉其妻子避兵流離昭州已而昭連並隸於我渭遂家恭城中宗聞其才召官之大寶初見賦斂繁若棄家挈其鄉里亡出將避地零陵途次遇賊掠偕行者各相失渭隻身入宋汴都因薛居正上書太祖陳時務召試同進士出身釋褐白馬主簿擢右贊善大夫後主入宋後累遷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奏

去後主繁稅官至益州轉運使坐事降彰信軍節度副使召還未赴卒年七十七渭工詩能爲日家之學著彈冠必用一卷子建中爲乘主簿妻莫氏自有傳

李廷珙連州星子人祖仕唐著有勞績父處顏能屬文後唐天成間以佐征淮甸功擢署武安軍節度幕府掌文翰未幾歿廷珙尚孩提貧甚母子不能自存寄養舅氏稍長岐嶷不羣其舅

嘗之曰此千里駒也他日齒長必追風矣乾和中除番禺簿大寶初權土軍都知兵馬使時羣閹用事忠直之臣多罹寃死百姓苦征斂不聊生廷珙常懷去志旣聞宋太祖滅蜀志盡削除僭僞知後主終不免九年四月走降宋太祖嘉其效順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春州刺史廷珙感激益爲宋用明年獻平嶺表策及潘美

等南伐詔以廷珙爲嚮導下賀州復下昭桂將
東攻連山招討使盧收統重兵戍騎田嶺美等
力攻不下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收所統皆廷珙
故部曲願輸忠久矣往招當聽指使乃策騎至
嶺前親舉旗揮之收衆見廷珙皆歡呼四散國
既亡廷珙以功遷廣西總管招討使諸州未降
者悉討服之還沐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爲奉
化終刑部尚書

陳道庠端州人父瑞唐末避亂封州有膂力烈
宗召隸帳下隨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㓜
俊爽有父風起家虎賁郎大有末給事晉王府
高祖既彌留命道庠爲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
使光天初從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張遇賢錢
帛館之戰賊圍二王急道庠與指揮使萬景忻
奮力救出二王由是恭加善視中宗在藩每懷
非望收道庠爲心腹知殤帝好角觝使道庠引

劉思潮等晝於私第殤帝聞卽召諸王宴令道庠等獻技旣罷宴道庠乘其醉與思潮等扶掖入内宫共拉其脅弑之中宗立封道庠爲功臣出領英州刺史賞賜甚厚旣而道庠恃功驕肆中宗頗不能忍及思潮等伏誅道庠内不自安中宗亦欲其自悟求退一日賜以漢紀道庠不喻持問内侍鄧伸伸爲解之語詳伸傳道庠大懼遂稱疾不出將謀作亂未及發爲中宗所覺

即收捕下獄斬於市遷怒伸遂族兩家

張遇賢正州人爲博羅縣小吏初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民家能與人言而不見其形就决吉凶多驗神語衆曰遇賢非常人當使事我遇賢往禱祀之殊謹會州境盜起各擁衆無所統一共决於神神又大言謂遇賢前身爲十六羅漢當奉爲汝主遇賢遂稱中天八國王建元永樂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無他謀畧諸賊帥但告

進退各以便宜四出犯州縣光天初陷循州烈帝命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之戰於錢帛館遇賢圍之數重二王敗走明年指揮使萬景忻統所部復循州遇賢與戰大敗神曰逾嶺取虔州大事可濟遂棄循襲虔南唐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守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烏合之衆至十餘萬營造宮室聲勢頗振南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侯嚴恩赴援以通事舍人邊鎬爲監軍虔

有書生白昌祐沉密多智慮鎬引與定計刋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禱於神神已棄去不復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降恩等並殺之

廷册曰唐之季政不行於天下而藩鎮强及其卒也藩鎮之令不能自行於其軍而諸州擅兵賦南海亂最後諸州之稱兵者自盧琚始既而曾衮據韶州劉士政據桂州葉廣畧據邕州龎

巨昭據容州劉昌魯據高州劉潛據新州曲顥據交州惟虔州盧光稠最號强盛而烈宗兄弟數年之間以次削平之而自立及其後僭僞分據宋亦以次削平之區宇混一而南漢遂亡蓋閱六十年仍用其局如昨日事焉天理之循環有如是哉今舉事蹟可考者臚於篇作外傳

外傳

盧龐劉曲列傳

盧光稠虔州南康人狀貌雄偉無他才能幼與同縣譚全播友善全播嘗奇其爲人唐末天下亂南方羣盜四起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眞吾等建功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因相與聚集爲盜衆推全播作帥全播曰諸君意止爲賊乎抑欲成功也如欲成功因非盧公不可衆疑未决全播怒拔劒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共主光稠攻據虔州自稱刺

史逾嶺攻下韶州以其子延昌留守别遣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輕進爲烈宗擊敗全播須以奇兵伏我兵歸路我兵至伏起邀擊轉勝遂陷潮州烈宗率戰艦圖復韶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所取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隱易與耳乃設伏誘我師果敗績光稠自以與烈宗怨深慮卒爲所制因舉州附吳復遣使請命於梁梁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

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開平四年十二月卒延昌天復初據韶州自稱刺史光稠病篤以符印付全播不受及卒延昌自韶奔喪全播迎立之吳太祖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復因楚密通表於梁曰我受淮南官欲緩其謀耳必爲朝廷經畧江西梁太祖得表即以延昌嗣鎮南留後因表薦其將廖爽爲韶州刺史延昌既受節鎮遊田無度百勝軍指揮使

黎球伺其出獵閉門拒殺之

龐巨昭不知其所起唐末爲容州觀察使黃巢之亂嶺以南州郡多被破陷巨昭籍其部內諸蠻數千親加訓練分據險要拒守巢懼不敢犯事聞遷廉遠節度使烈宗起封州圖盡據嶺表地惡巨昭不附使高祖率兵攻之爲巨昭所敗巨昭故精天文緯候之學會楚指揮使李瓊收服嶺表諸州巨昭聞聚其將謀曰李瓊有破竹

之勢必長驅侵吾境奈何容南指揮使莫彥昭對曰瓊甲馬雄盛其志必驕當盡焚城內軍儲潛兵入山峒空其城以待至則返兵攻之彼外無援師糧盡不能守可成擒也巨昭曰吾每中宵占象翼軫間馬氏當五十餘年與霸安能長與對壘乎不如具牛酒犒其軍爲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巨昭深夜殺之舉州迎楚挈其族數百口入長沙武穆王久震巨昭名遣使慰勞奏

授檢校大傅領容管經畧使初巨昭在嶺南嘗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於長沙至是卒如所言或問楚國祚與吳孰長巨昭曰吾入境聞童謡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馬氏當五主羊氏當三主蓋定數也後亦如所言貞明中卒年七十六

劉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授項城主簿累遷尚書郎乾符中出刺高州黃巢

寇境凡晝夕率居民拒守與士卒同甘苦且夕戒嚴巢舍去以功擢本州防禦使治高三十餘年民情帖服及烈宗降旄節數召之欲籍沒而有其地昌爵不至高祖出兵與戰復大敗然自是益內懼慮終非烈宗敵乃刺血致書楚武穆王曰僕昔占籍鄰中受恩唐室莅高三載遇黃巢之亂收合生齒保於涼山因深爲塹憑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勤士卒泊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

涼之民至今相藏而中原多故嶺南不賓劉隱
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心僕常
訓勵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巖遁走雖仗
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衆
矣殘民以騁所不忍爲昔古公去豳竇融歸漢
千古之下迭爲推美僕雖顓愚景慕前烈竊惟
明公負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
素厚願以所部歸款於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

誠悃惟明公圖之武穆王得書卽遣其捉生指揮使張可球部轄兵馬於界首昌魯盡藿帑藏及將屬三千餘口隨入長沙奏授永順軍副使兼行軍司馬天成中卒

曲承美祖祕梁開平初爲靜海節度使父顥權知靜海軍留後及祕卒梁太祖使嗣爲節度未幾亦卒承美繼之遂專有交趾十二州之地甫立卽遣使貢梁方物得正旄節高祖稱尊屢欲

并吞交管而慮道遠兵力不繼因使招之承美堅不肯內附對人指高祖爲僞朝高祖聞益怒大有三年命梁克貞與李守鄘統衆攻之承美戰敗被執高祖受俘儀鳳樓數其罪承美伏謝乃赦不殺

南漢書卷十八終

南漢書考異卷十八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周渭傳

中宗聞其才官之

十國春秋無官南漢事涑水紀聞渭為廣南所虜其妻莫氏并二子留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連州志亦云渭為南漢俘獲委質為臣後脱身北走今從之

後主入宋遷廣南轉運副使
十國春秋擢爲贊善大夫嶺南平渭始還
鄉里奏去後主無藝之征按連州志渭以
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轉運是時去南漢
亡後已七年蓋服官鄉土非假還也春秋
所云似誤
李廷珙傳
乾和中除番禺簿大寶初擢士軍都知兵馬使

廣州人物傳連州志並云父處顏天成間
累功爲武安節度幕屬處顏殁廷珙寄食
母家以勳閥初調番禺時羣雄割據劉氏
擅廣左馬氏聚衆郴連廷珙懼禍仕南漢
爲土軍都知兵馬使據此以廷珙初爲番
禺簿非南漢官其後入仕南漢時初授爲
兵馬使誤按處顏死在後唐天成後即以
天成末年計之推至晟乾和元年首尾相

去載十五年連志謂廷珙猶在繈褓處顏
遽沒則晟立時廷珙年尚幼番禺又久隸
興王府知其初仕卽爲縣簿且卽事晟也
今從十國春秋

九年四月走降宋

連州志云以乾德六年欵塞效順是年爲
南漢大寶十一年十國春秋廣州人物傳並
作乾德四年今從之

陳道庠傳

端州人

九國志作頴川人今從通鑑

外傳考異

盧光稠傳

梁置百勝軍以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鎭南軍以爲留後

通鑑止云以光稠爲鎭南留後餘無之今

異

從十國春秋

龐巨昭傳

巨昭

湖湘故事作巨曦薛史作巨源今從通鑑

舉州降楚

湖湘故事巨昭深慮劉巖不道加害於己

遂差小吏間路密持書欵歸於馬氏是時

湖南遣澧州刺史姚彦章領馬步軍八千

徑往容南巨曦遂帥萬餘衆歸馬氏按九國志作殷使姚彥章李瓊來迎無致書事今從通鑑又九國志李瓊傳云殷以瓊爲桂州刺史令經畧嶺南遂襲容州降龐巨昭亦誤

劉昌魯傳

治高三十餘年

昌魯爲高州刺史年月無考據昌魯致馬

殷書稱莅高三載遇黄巢之亂按新唐書
紀黄巢掠嶺南在乾符六年至開平四年
昌魯降楚已越三十二年巢未來之前三
年已爲高州刺史距降楚葢三十四年也

張可球

九國志作張球今從湖湘故事

曲承美傳

父顥權知靜海軍留後嗣爲節度

薛史以靜海行營司馬通鑑考異行營當作行軍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爲安南都護充節度使按通鑑以其子權知留後顥爲節度使考異云薛史既云起復知其子也今從之

南漢書考異卷十八終